

獨家專訪

在武俠文學的星空中，古龍這個名字猶如一顆獨特的流星，以璀璨的光芒劃破傳統武俠的蒼穹，他筆下的江湖不僅是刀光劍影的武林，更是人性掙扎的詩意舞台。2025年是古龍逝世40周年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了他的長子鄭小龍，在鄭小龍眼裏，酒和女人從來不是父親創作的靈感源泉，「唯有朋友才是」。作為古龍著作權管理與發展委員會的會長，鄭小龍不僅邁出了整合古龍作品的第一步，更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，讓父親的武俠文化在新時代煥發新生機。 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

鄭小龍外形俊朗，1米8的身高配上挺拔健碩的身材，與父親古龍留給人們的印象迥然不同。某個陽光溫暖的午後，他身着白色T恤、黑色牛仔褲，披着一件迷彩外套，手捧一杯琥珀色液體，大步向記者走來。「中午就喝酒？」面對記者的疑問，鄭小龍哈哈大笑：「啤酒怎麼能算酒呢？」於是，在這樣輕鬆的氛圍裏，我們開始了長達一小時的對談。

與父相伴六年半 無恨亦未及愛

古龍有三個兒子。長子鄭小龍1967年出生，是古龍與求學時代的女友鄭莉莉所生。因為當年無法取得身份證，他們並沒有登記結婚，鄭小龍一直隨母姓。三個兒子中，鄭小龍與古龍一起生活的時間最長，但那也只有短短六年半而已，隨後他便跟隨性格倔強的母親「離家出走」，再見父親已是1985年，在父親即將離世的醫院病床前。「媒體朋友都很喜歡問我，對父親有怎樣的感情？有沒有憤怒？有沒有怨恨？其實我真的沒有。」鄭小龍坦言，自己很小就被母親帶離父親身邊，雖然還保留了一些記憶，但對於自己的整個成長過程而言，父親這個角色一直是缺失的，「你問我對他有什麼感覺，我只能說我沒有恨他，但是我也沒有機會去愛他而已。」

如果將父母的關係轉換到現代社會，鄭小龍直言是「就算離婚也沒必要走到這一步」，但在當時，父親的隨心所欲與母親的不願退讓，使得兩人最終走到了至死未見的程度。「古龍小說裏寫過那麼多女人，您母親最像哪一位？」「哪一位最兇就最像！」鄭小龍脫口而出，「其實古龍小說裏的女子大多都很有個性，對愛情也很灑脫，我相信裏面都有他交往過的女人的影子。」

可以無酒 但不能沒有朋友

古龍好酒，人盡皆知，他曾公開表示：「只要有美女與美酒，人生總是值得活下去的。」然而，在鄭小龍看來，父親並不愛喝酒，他愛的是喝酒時的朋友，還有喝了酒的氣氛和趣味。其中一個最大的證明是：古龍從不在寫作時喝酒，也幾乎沒有獨飲的時候。「他寫作時只需要兩樣東西——一杯濃茶和兩包三五牌香煙，就這樣能熬上一個通宵。」

年輕時，古龍曾在台灣淡江英語專科學校（現淡江大學）的夜間英文科學習，由於經濟環境不好，課餘便向報館雜誌投稿，賺些稿費來幫補生活。與鄭小龍母親相識後，兩人便在台南的瑞芳鎮租了一間農屋同居。「那時父親每個月都會上幾回台北，向報館雜誌社支取稿費，飽餐一頓台灣美食後便在各家書店徘徊，最後拎着一大摞書和幾瓶好酒回家。」古龍還未發跡時，並沒有太多錢與朋友外出聚餐，便會邀請他們來家中喝酒。

在鄭小龍的印象裏，父親幾乎從沒有一個人喝酒的時候，但一有朋友來便容易酣醉，「台北拎回來的好酒一頓飯就喝完了」。大約在鄭小龍小學一年級時，父親的小說《天涯明月刀》被邵氏電影公司相中，拍成了家喻戶曉的影片。自此，古龍走向了人生的高光時刻，也離開了鄭小龍母子。生活闊綽後，古龍在台北的黃金地段永和路買了一套兩層的複式單位，上層是家人的住所，下層是書房和招待朋友吃喝玩樂的地方。他毫不吝重金搜羅回來的名酒，足以開一個「世界名酒展銷會」。朋友們來探訪古龍，他會慷慨地開酒招待賓客，大家開懷暢飲那些價值不菲的名酒，他絕不心疼。在古龍看來，能夠博得朋友讚賞，他便心滿意足。

如果說金庸擅長刻畫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，那麼古龍小說中描摹得最為出彩的必然是那些居無定所、重情重義的江湖浪子。正如他在「楚留香系列」《午夜蘭花》中所著：他們的身世如飄雲，就像是風中的落葉，水中的浮萍，什麼都抓不住，什麼都沒有，連根都沒有。他們有的只是一腔血，很熱的血。他們輕生死，重義氣，為了一句話，什麼事他們都做得出。

在父親葬禮上喝完人生第一瓶XO

在1985年古龍的葬禮上，鄭小龍作為長子去捧牌位。然而面對哭成一片的父親好友，他卻一滴淚都流不出來。「我的眼淚在我小

時候已經流乾了。」鄭小龍回憶道，由於母親生性倔強，離開父親後再未伸手要過一分錢，「為了養家她晚上在外面工作，留我一個人在家，但我又怕鬼，於是每天等11點電視閃雪花（當日節目放映完畢）後便哭着入睡，足足哭了三年。」

為了紀念古龍，好友集資購買了48瓶他生前最愛的XO洋酒，作為陪葬品入棺。在那個年代，一瓶XO的售價高達數千元人民幣，48瓶酒無疑是一筆不小的財富，若被有心人偷走，將會打擾古龍的長眠。正當人們一籌莫展時，有人提議，將酒瓶全部開封，每人喝一口，既不浪費，也避免了賊人惦记這筆財富。「當時我還捧着牌位，就看到倪匡徑直向我走來，說，小古龍，咱倆乾一個！」鄭小龍笑着說，他甚至懷疑倪匡都不一定知道自己的真名，就直接喊了「小古龍」，「於是我就跟這些叔叔伯伯輩的父親友人一起大喝XO酒，差不多喝完整整一瓶，回家便吐了。」鄭小龍告訴記者，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喝醉，「那滋味可真不好受」。伴隨着年齡的增長，鄭小龍突然開始理解了父親的選擇——其中既包括了他對愛情和婚姻的灑脫、隨性，也包括了他對友情的超乎常人的重視。「父親的生命雖然短暫，但他的人生經歷太豐富了，短短的48年好似過了別人的幾輩子。」然而，當記者問其是否羨慕時，鄭小龍搖搖頭說：「我只是個普通人，沒有父親的才氣，自然也承載不了那樣的人生。」



●這是目前鄭小龍能找到的唯一一張與父親的合影。受訪者供圖



●年輕時的鄭小龍在香港街頭留影。受訪者供圖



●古龍研究中心日前落戶杭州。

朋友是我父親創作的靈感源泉

古龍長子鄭小龍：



●古龍長子鄭小龍

三兄弟相聚「平行線」終相交

雖然身為古龍長子，但鄭小龍的生活非常平靜。「就是一個普通的公務員，而我與另外兩兄弟的關係好似互不相交的平行線。」他回憶道，大約在自己40歲左右時，一位長輩找他深談，希望他能站出來，一方面凝聚大家族，另一方面將古龍散落在外的版權也一併整合起來。「我有過猶豫，因為知道這件事牽扯多方利益，會鬧得不好看，但最終還是決定這麼做。」

在鄭小龍看來，父子「相認」的戲劇性（曾經為此一度對簿公堂）或許正是父親對三兄弟的考驗，希望他們彼此變得更了解，也更團結。「整個過程沒辦法用三言兩語

交代清楚，不過在重逢後，我們三兄弟確實也發現了一些非常巧合的跡象。比如說，二弟結婚的日子剛好是我的生日，而三弟結婚的日子又剛好是二弟的生日，感覺有些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」此外，或許是因為父親在年少時的缺席，三兄弟都有着強烈的家庭觀念，而重逢後這些家庭也整合到了一起，成為一個浩浩蕩蕩的大家族。「我們身體裏有一半的血液相同，也都經歷過孤獨的成長階段，因此現在都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親情。」鄭小龍坦言，如今三兄弟常常聚會、聊天，「通過各自的回憶，拼湊出一個完整的父親。」

科技發展提供新路徑 武俠文化煥發新生命

面對「年輕人是不讀古龍」這個頗有挑釁性的提問，鄭小龍笑着回應道：「年輕人哪裏是不讀古龍，他們根本是不怎麼愛讀書了啊。」為此，在鄭小龍看來，發揚父親的武俠文化，不應拘泥於具體的呈現形式。「現代科技的發展為武俠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新的路徑，在此基礎上，古龍的IP開發將會涵蓋影視、遊戲、短視頻等多種形式，甚至未來可能會涉及到AI技術。」社交平台上，古龍IP正在嘗試用年輕人的話語體系創新。從去年12月初在小紅書發布

●國風動作競技遊戲《永劫無間》將與古龍IP深度合作，新英雄李尋歡已登場。網上圖片



第一條「古龍書摘」筆記開始，簡介裏寫着「古龍武俠IP全球版權唯一管理機構」的古龍宇宙研究院正在社區扎根，探索年輕化的表達形式。「來投票，古龍最出圈的一句話是？」類似這樣的投票帖則讓經典記憶復現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為此捧起了古龍的作品，並積極參與其中。

「『小李飛刀』已率先登陸遊戲世界，重現『多情劍客無情劍』的魅力，西門吹雪、葉孤城等經典角色也將陸續亮相。」網易執行副總裁胡志鵬告訴記者，網易雷火旗下的國風動作競技遊戲《永劫無間》近日宣布與古龍IP深度合作，「我們將在遊戲中以原汁原味的武俠精神，呈現快意恩仇的古龍江湖。」談及古龍作品與商業化的關係時，鄭小龍坦言，如何在創新與經典之間找到平衡是一個挑戰。他強調，與合作方的充分溝通和理念共識是成功的關鍵。「我相信，多樣化的嘗試能夠幫助古龍作品接觸到更多的年輕人，讓他們了解、認識並喜愛這位武俠大師，從他的小說中汲取力量、勇氣與愛。」

古龍研究中心落戶杭州 這裏有他筆下的「江湖」

11月13日，杭州上城區笕橋幸福橫塘里熱鬧非凡，總面積1,300平方米的三棟小樓在陽光下白得晃眼，而這即是剛剛落成的古龍研究中心。作為「飛龍在天——紀念古龍逝世四十周年系列活動」的其中之一，古龍研究中心的落成將致力於系統整理文獻、推動學術研究、促進IP轉化，成為古龍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基地。

事實上，古龍一生從未到過杭州，選擇將研究中心落戶於此，用鄭小龍的話說，是因為「這裏有他筆下的江湖」。翻開古龍作品，他曾多次通過筆下的浪子「雲遊」杭州。在《火併蕭十一

郎》中，古龍這樣描繪杭州西湖的夜色：他坐在船梢，目光迷離地凝視着遠方。夜色漸濃，西湖的夜色依舊那麼美麗，但今夕已非往昔。按照規劃，這三棟小樓將成為古龍IP在內地唯一的運營實體空間，專注於版權的授權業務、文化沙龍的組織策劃等經營場景。「前者將與遊戲、影視的所有聯動授權相關，後者則出於希望為內地的古龍愛好者提供交流平台的願景。」在古龍著作權管理與發展委員會運營負責人杜皓冬看來，古龍作品的關鍵詞是「江湖」，「研究中心將成為古龍愛好者的精神家園。」